

资料丛刊之七

根敦琼培著
法尊大师译

白史

4

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

说 明

这部《白史》系近代藏族学者根敦琼培（？——1951）所著。根敦琼培学通藏英，在印度旅居甚久，见闻博广。本史参考敦煌古藏文等资料写成，藏族古代史实较多，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藏族历史专著。1954年法尊大师译成汉文。1963年由王沂暖教授根据大师译稿的抄本，对照藏文原文，曾作过校对。现将校对稿铅印，作我院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资料。

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

1981.10.

白 史

导师善业香乳海，喜悦波涛出圣口，致密月光四十齿，
微笑光明愿照护，正现真珠具霞彩。

四部威严世界上，雪山聚处最高贵，救命所育民安乐，
使随极乐世界转，智慧神变三有祖，祖孙三代愿胜利。

一尊莲手人王相，二理转变轮自在，威伏三界尺松赞，
征服四方诸国家。

了义传说及年代，所有旧史皆纂集，藏地最初政治权，
略展辩才我今说。

九转心志寿命杖，胜怒马教所印定，赤面罗刹藏兵力，统领
地转三分二。

善趣光明天胤，以方便般若二规，转金轮宝统治广大地
界的神圣诸王（ཤར་མཁའ་ཕུལ་གྱི་ལྷ་བཙན་པོ་）；非但实际是三佛
示现人相，即就从生俗眼所见，其政治权势等，就任何事来
说，均不逊于印度之“室利哈罗沙王，”（ཐུ་ཁྱེ་ལྷ་ཐུ་ཁྱེ་ལྷ་པོ་）

58) 中国之“唐太宗”(ཐུ་ནག་ཐང་གུ་རྒྱ་ཤོད་མ་ཐེ་ཅུང་), 波斯之“耶积格答王”(ཏ་ཇིག་གི་ཐུ་ལ་པོ་ཡིནྟིག་ན་)等。故知吾等往昔, 亦定有彼诸王臣, 每年每月所做何事之广纪。但因从天子“达摩”(ལྷ་ཐུ་མ་དང་པམ་)后, 民众叛变(འབངས་གྲེན་ལོག་), 藏地形成割据, 王族之住址亦多迁徙分散。上卫下卫之胡兵(ཏོ་ར་དཔག་), 亦曾扰乱西藏至再至三。国界(ཁམས་)历经种种盛衰, 诸王之记载, 遂皆散失。后世, 除略与佛教有关之事迹外, 余者一无所存; 是故即最极希有之事迹, 如: 西藏派兵征伐印度, 将中印度国都“迦内邬杂”(ཁྲ་ཅུ་ཀུ་ལྷུ་)占领, 将“塞珠”王(སྤིང་རྒྱལ་)下狱, 收大小村落180处归为藏民所有。尼波罗国(འཕེ་ཡུལ་), 则在彼之前, 即已属西藏统治, 约经一代之久, 西藏大军, 又曾越过中国“五台山”(རི་བོ་ཅེ་ལུ་), 皇帝亦曾一度降位。其时“吐谷浑”(བུ་གུ་མུ་), “于阗”(ཁི་ཡུལ་)“云南”(ཡུ་ན་ན་ན་)等处, 亦曾属于西藏统治历百余年。如此真实可靠不可暂忘之记载, 乃至外国史学家皆所熟悉者, 然本地大多数人民, 连有无此事之疑念, 都不曾起, 殊堪叹惜。

派兵征服印度之传记, “瓦耶”(བ་བཞེད་)中, 亦有详尽之叙述。皇帝(中国皇帝)逃走之情事, “布达拉”山前(ཅེ་ཤོལ་)之石碑南面, 著有明文, 下文当叙及之。

此中所要说者, 主要是彼藏王父子(འཛན་པོ་ཡབ་ལྔས་), 所有治世之历史, 及以战斗力, 扩张王权国界之情形。至于

藏王和王后(ཐུལ་པོ་ཡལ་ཡུམ་)不共之了义传记,及其如何宏扬正法之业绩,是为众所共知者,于此无需重复烦说。中间颂曰:

世主神王诸政权,按照年代来排叙,具足三相少年女,
愿为质直智者妇。

为令容易了知下述王纪之支分,此中先当弄清数事,且应研究地方之名,及王臣之名等。此复吾等此处,从最初时,在本国语中,即呼为“博域”(བོད་ཁྱིལ་藏境)。印度人呼吾等名为“播礼”(ཁྱེར)此系昔时读法,读“博”字时,将“波”“答”二字,读得显明,故渐变为བོད་ ཁྱེད་ ཁྱེར་之音,实际是将此“博”(བོད་)字,转变成梵语,非梵语转变为藏名也,想是如此。其余之“雪域”(ཁ་འདྲུང་མཁའ་མཁའ་),“雪境”(གཤམ་ཅན་)等,则系由梵语“喜马拉雅”(ཉི་མ་ལ་ཡ་)及“希马奔达”(ཉི་མ་བཏུ་)等义译而成。凡是圣域(印度)论典中所通行之名称,彼名最初只是西藏南部一大雪山脉之名,后渐变为整个西藏之通名,此类情形,别国亦有之。如现在印度通称之“痕都”(ཉིན་ཏུ་)为“痕都斯坦”(ཉིན་ཏུ་ཐུན་)之称。“吞都”(ཐུན་ཏུ་)亦是“波斯”(པ་ར་སི་ཁ་)语。(从‘如现在印度通称’到‘亦是波斯语’,另本原文汉译时,为‘如现在印度通称为痕都,吞都,此亦系波斯语’)在彼等之活中,“信都”(སིན་ཏུ་)为“痕都”(ཉིན་ཏུ་)。“莎巴达”(ཤ་པ་ཏུ་)—七日之名—为“哈巴达”(ཧ་པ་ཏུ་)等。所言“痕都”

最初只是印度西部“信度”——国名——，以后渐变为全印度之通名。现在除中国外，其他诸大国，皆呼西藏为“底巴达”（ཉི་ཁྲོད་）。此显然是从中国往昔呼西藏为“吐蕃”（བུ་ཁྲོད་）与蒙古（མག་པོ་）语中呼西藏为“吐巴达”（བུ་ཁྲོད་）所转变而成也。然有人说，此名初通行于“迦湿弥罗”（ཁ་ཆེ——喀什米尔）国，以彼国与“拉达克”（ལ་དྭགས་）接近，呼彼处为“朵博”（ལྷོད་པོ་）或“朵巴”（ལྷོད་པ་），是由彼名所转成。若尔，所言“博”字，詮显何义耶？或说：此乃“随欲”（འདོད་ཀྱལ་）之名，都无意义可说也。或说：昔于“尼墀”（གཉེན་པོ་）王等，称之为“博”，及“补贾”（ཐུ་ཁྲོད་）。依一般意见，是将地名用作王名，实则亦可能是将王名用作地名也。例如：“秦皇”（？）（ཅིན་）所统治之中国地区，即名为“秦”。国王“跋惹达”（ཐ་རྟ་）所统治之印度地区，即名“跋惹达”也。若依“永仲本”（གཡང་ཐུང་པོ་）等所计，谓初名“本吉域”（པོ་ཁྲོད་ཡུལ་）后渐转变成“博域”。此说“博”（པོ་）与“本”（པོ་）二字，义相同者，虽实属可笑，然只略有所应思考者，此复在“结囊日松赞”（རྒྱལ་ཁོང་མཆོག་）以前，此整个藏区，唯有“永仲本”（གཡང་ཐུང་པོ་）之教派，故通称彼名，亦不为奇，如中国人昔时呼西藏（པོ་ཁྲོད་）为“博吉域”亦因“博”“本”字音相近也。此外如往昔之名词中“答”（ད་）“那”（ན་）二后音亦多互用，如

“赞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（以前译为“赞普”）与“则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
“屈波”（ཐུན་པོ་）与“群波”（ཐུན་པོ་）等，可以互用。则
“本”“博”二字、亦可能互相换用也。蒙古有盛行“本
教”之地区，亦名“博”（བོད་）或“波”（པོ་）。亦如“迦
湿弥罗”（ཁ་ཆེན་ཡུལ་喀什米尔）盛行“伊斯兰”（ཨི་ས་ལི་མ་）
教，因称伊斯兰教为“迦湿弥罗”教（ཁ་ཆེན་ཡུལ་）。西藏由
盛行“馨饶”（གཤེན་རབས་ 本教之教主名）之教，或是将地
名用作教名？否则是将教名用作地名？此除问寿命二千岁之
老人，能了知外，余人谁能了知耶？至于内部之地区，所谓
“卫”“藏”（དབུས་གཙང་）之“卫”者，是国之中央，诸
大河流则呼为“藏薄”（གཙང་པོ་）于彼流域之“部落”（ཡུལ་
ཞེས་）名为“藏巴”（གཙང་པོ་）。总之，“藏”字是说地方之深
处（ཐུ་）或“主要”（གཙོ་པོ་）区域等。如于“谷”（ལུང་བ་）之
里外，（ལུང་བའི་ཕྱ་མདྲ་）名为“藏达”（གཙང་མདྲ་），佛殿
之套间（ལྷ་ཁང་ཐུག་མ་）名为“藏康”（གཙང་ཁང་），敬献主要
客人之盘盏（ཐུ་ཐེར་）名为“藏得”（གཙང་ཐེར་）是也。

“俄日郭松”（མངའ་རིས་སྐྱོད་གསུམ་阿里三区）之“俄日”
是国王属民之称，称王为“俄答”（མངའ་བདག་），民众为
“俄日”（མངའ་རིས་）此系后来法王之后裔“滚松”（མགོ་ན་
གསུམ་三怙）等，统治如此一地区，故只对于彼等属民所在之
区域，别名“俄日”也。是故言“博”（བོད་）及“博钦波”

(བོད་ཆེན་པོ་)者。亦是仅有藏王属民所在之地区，名曰“博”，其余诸地区名曰“博钦波”。有说“博”者，指“卫藏”(དབུས་གཙང་)， “博钦波”指“朵康”(མ་དོ་ཁམས་)者，其实非是，阿底峡尊者传即曾明记：“种(འབྲོ་མ་即‘种敦巴’)启白尊者(藏文作ཇོ་བོ་即阿底峡尊者)云：在博钦波有桑耶寺(བསམ་མཁས་གཙུག་ལག་ཁང་)及无数僧众均盼尊者降临彼处”。可为例证。

“康”及“安多”(ཨ་མདོ་即现在青海地区)总合之东方地区，总称为“康”(ཁམས་)。所言“康”者，系指“边地”(ས་ཁམས་)而言，如“边地小国”(མཐའི་རྒྱལ་པུན་)名为“康吉贾陈”(ཁམས་ཀྱི་རྒྱལ་པུན་)。所言“安多”之“多”字，正确读其“前加字”自然先发出一“阿”(ཨ)字音，安多整个地区，往昔称为“宗喀得康”(བཙོང་ཁ་བདེ་ཁམས་)。此后对现在之“西宁”(བྱི་ཁིང་)一带地区，名为“宗喀”，其余地区，名“大宗喀”(བཙོང་ཁ་ཆེན་པོ་)也。“布达拉”(པུ་ཌཱ་ལ)山前所立之石碑上亦有宗喀之名。从“于阗”(འི་ཡུལ་)所得之藏王历史中亦说：“成年，赞波驾幸北部，冬，大臣‘埤真’(‘钦陵’(ཁྲི་འབྱིངས་)率兵征伐大小宗喀(བཙོང་ཁ་ཆེན་པོ་)俘获汉将“屠补希”(བྱུག་པུ་ཤི་似是瓜州刺史田文献)”等。

如是一王所统治中边之地区，总名“贾康”(རྒྱལ་ཁམས་)境内各部，或一大臣所管理之地，名为“伦康”(ལོན་ཁམས་)。

诸古旧史书中，均有此称。

又与中国交战之地，多是安多地区。黄河北岸（青海境内之黄河流域）诸处，有名“贾茶塘”（ ཇུ་ཐག་ཐང་ ），“贾堵塘”（ ཇུ་རུ་ཐང་ ）等地名。在彼等处，犹有与中国鏖战之传说。又不至此，即“安多”之民族，亦多系昔时驻扎该处之军队所繁衍者。昔时“卫藏”旧姓“吉”（ གླི ），“娘”（ ཉང ），“穹波”（ ཁུ་པོ ）等部落（ མི་ཁྱེ ）亦甚多。“卓尼巴”（ ཅོ་ནེ་པ 卓尼人）等亦有是“松赞”（ སྤྱང་བཙན ）之军队等传说。特别是还有未改变昔时之风俗者，为诸游牧部落（ འབྲོག་མི་ཁག་ ）。彼等对一部落（ འབྲོག་རུང་སྐར་ ）牧户共同居止者，仍名为“如巴”（ རུ་པ ）。帐幕迁移时，仍名为“如卓巴”（ རུ་འབྲོ་པ ）。所言“如”者乃旧词中之军队名，军官名为“如本”（ རུང་པོན ）长矛名为“如村”（ རུ་མཚན ）等其名至今犹存。古昔藏军，皆支黑帐（ སྒྲ་ནག་ ）而行。史书（ ཐང་ཡིག་ ）中亦说：“吐谷浑之‘翁堵’（ ཨང་རུ ）以下，西藏军队皆支黑帐”等。如是西藏之上下区域（ $\text{བོད་ཡུལ་སྤྱོད་མཁའ་}$ ）至今犹名“耶如”（ གཡས་ཀུ ），“云如”（ གཡོན་ཀུ ），“贡如”（ གུང་ཀུ ），“乌如”（ དབུ་ཀུ ）等者，此乃是古时驻扎在藏王左右前后之四旗（ སྐར་ཚོ་བཞི་ ）军队及彼等之前锋四队（ རུ་འབྲེན་མེ་བཞི་ ）故仍存彼名也。

又与“多梅”（ མདོ་མཁའ་ ）相连属之东部诸地区，有名

“迦曲”（ཀ་མུ་瓜河）、“陀曲”（ཐོ་མུ་洮河）、“丝曲”（སི་མུ་熙河），有说是汉语之“甘、吉、松州”（ཀ་རི་སྤུ་ཅུ）等。然实以河名命为地名，如“碌曲”（ལུ་མུ་即洮河），“杂曲”（ཇི་མུ་澜沧江）皆是藏语。此复诸大河流之发源处，多在藏境，故从水源至河尾，凡为藏兵所据守者，即以河名而名其地区。尤稀有者，如史书（མང་ཡིག）中说：中国皇帝，名“渭曲王”（བོ་མུ་རི་མུ་ལ་པོ་），此只因名“渭河”之河流，流入“陕西”（སུ་ཅན་གྱི་）境内，古昔皇帝之都城只在彼处也。又中国中部，亦有“佐摩喀”（མཛོ་མོ་རི་མུ་པ་包头？）、“喀恩”（མུ་པ་སྤོ་归化城）等许多藏名之城市，此等似是在唐朝时，曾经一度陷落在西藏手中之城市也。

今当对西藏王臣等之名称略作研究，藏语“赞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、“杰”（རྒྱལ་）、“贾波”（ཁུ་ལ་པོ་）、“俄达”（མང་ལ་བཙན་གྱི་）、“喇”（ལྷ་）等，皆是古名。如“莎迥”（སུ་མྱོང་）、“弥旺”（མི་དབང་）等，乃从梵语“补跋拉”（ཐུ་པ་ལ་），“拿任扎”（ན་རི་བླ་）等翻译而来，仅是论典中之雅名。又如所谓“得巴”（ཐེ་པ་）乃是后世之名称，此后，印度人称国王为“提婆”（དེ་པ་天神）之音，在“迦湿弥罗”语中，转变成“得旺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此名最初是对“俄日”诸法王之称呼，以后“忍崩”（རིན་པོ་ལ་）、“内邬冬”（ནི་ལུ་གཏོང་）、“藏巴”（གཙན་པོ་）等亦用此相称谓。

古藏文中于“赞波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王），“尊摩”（བཙན་མོ་后妃），写作“赞婆”（བཙན་པོ་），“赞摩”（བཙན་མོ་），故“婆章”（པོ་མང）即“赞婆”所居之宫室。如是“喇章”（ལྷ་མང）即“喇嘛”（ལྷ་མ་）所居之房舍，或帐幕。如“律藏”（འདུལ་བ་）中，于“摩伽达巴”（དམག་གླེང་བཏབ་པ་），亦写作“摩哥章达巴”（དམག་གླིང་མང་བཏབ་པ་安扎军营）也。又所言“尊摩”（བཙན་མོ་）亦非专指国王之后妃，凡属王族之妇女，皆可相称，下文藏王纪中亦兼涉及也。

“安多惹贡”（ཨ་མདོ་རིང་གོང་）地方，现在尚有名“贾波”（རྩལ་པོ་）“伦切”（ལྷན་ཆེ་），“赞摩”（བཙན་མོ་）之三部落，此亦如古语“贾波”（རྩལ་པོ་）、“伦勤”（ལྷན་ཆེན་）、“尊摩”（བཙན་མོ་）三者之名称，必是从彼三名中摘出者也。

所谓“伦勤”（ལྷན་ཆེན་）及“奇伦”（ཁྱི་ལྷན་）“囊伦”（ནང་ལྷན་）等，亦是古名。“敦拿顿”（འདུན་ན་འདྲོན་）是从梵语“补热黑答”（པུ་ར་ཁྱི་ཏ）译出，是印度辅助国王者之名，谓国王前，有述说“星历”（སྒྲུང་བཙུན་）、“明论”（འགྲུ་པོ་ཅན་）之婆罗门（བླ་མ་ཅེ་）教师，此即彼职位之名称，后世智者，多误为二大臣之名称。昔藏王之前，亦有名“孤本”（སྒྲུ་པོ་ན་）者，似即“敦拿顿”之职位。如是“漾伦”（འདྲ་ལྷན་），“拿窝切”（སྒྲུ་པོ་ཆེ་）、“赞喀窝切”（བཙན་ཁ་པོ་ཆེ་）

“阿霞果窩切”（ཨ་ཁ་མགོ་པོ་ཆེ）则与现在之“雷内勤摩”（ལས་ལྷེ་ཆེན་མོ་）、“耶俄勤摩”（ཇལ་ངོ་ཆེན་མོ་）、“邬杂勤摩”（འུ་ཅེན་མོ་）等义相同。有人不知其义，因见古昔大族姓家所诞生之喇嘛有名“喀伽”（ཁ་ཆེ）“拿窝伽”（སྤ་པོ་ཆེ）等者，遂捏造种种都无实义之传奇也。又古昔时，于国家边界，安置镇守巡逻之将官，此复有侦察外国敌情之“外察”（ཕྱི་སྒྲུབ་）、与侦察西藏内部之“内察”（ནང་སྒྲུབ་）二种官职，后者现在尚有其名称，石碑亦说彼等名为“梭伦”（སྤོན་ལུང་）也。

然则，昔诸藏王及其臣民之服饰与住处等又何似耶？藏王服饰从下文所述中国使臣谒见“俄达热巴巾”（འཇམ་དལ་བཟུང་བ་）时所见之情形，即能了知一二，否则若见昔时所绘雕之影像亦能得其彷彿。然如此之像，殊为难得。彼时其它国家与西藏关系最多者，厥为“波斯”（ཉ་ནིལ་）等国，尔时波斯国中，非但盛行佛教，即博学大德，余国亦无能比，西藏之王臣，似皆波斯之风尚，传说“松赞王”以红绢缠头等，又披彩缎之斗篷，著钩尖之革履，此等亦皆同波斯之风俗。其时印度与中国均无穿彩缎之风俗。也可用其它推比之方法来探索，如各国所敬事之鬼神，即作该国昔时伟人之服饰。以此试观吾等称之为“赞”（བཙན་）、“贾波”（ཇུཔ་པོ་）、“漾伦”（ཁང་ལོང་）等之地方鬼神，即以此推度昔时“赞波”“贾波”等战斗时所服之戎装，似无大误。“俄日喇达”（འཇམ་དལ་རིས་ལྷ་པོ་ལྷ་པོ་）处，直至现在传为法王之后裔者，彼等

遇新年等节令，则其所著衣物，谓是往昔之服饰，戴称作“赞夏”（བཙན་མེད）之红帽，其顶细长，上角有一“阿弥陀”（ཨོཾ་པཎ་སྐུ་མཚན་པཎ་མཚན་）像用红绢缠缚，绢端前面交错。又不止此，即“赞”与“贾波”之眷属中，所谓“如珍得美”（རུ་འཕྲུལ་པཎ་མཚན་）者，亦多是往昔之风俗。藏王史书（བུ་ལ་པོ་འཕྲུལ་པཎ་མཚན་）中记载“木底赞波”（མུ་ཏིག་བཙན་པོ་）举兵北伐之情形云：

“先锋开路乘马力士百，右翼军队虎服勇士百，左翼军队持杵咒师百。殿右执矛“宇勤”（ཡུ་ཁྱེན་）百。”又如是“多杰雷巴”（རྟོ་རྒྱལ་ལམ་པ་）及“贾波”等，亦作头戴“金盘帽”（ཐང་ཐུང་）之形状。此金盘帽亦唯是西藏规矩，为他国所无。

即印度东部之“跋惹摩巴”（བཅར་མཐོ་པ་）人，彼等历史中自说是从藏族衍出，彼等之古昔诸王，亦戴金盘帽，故想吾等之“赞波”有时亦戴金盘帽也。如是“玛波日”（དམ་པོ་འཕྲུལ་པཎ་མཚན་）上，“堪尊”（ཀན་པོ་མཚན་）所建筑之“红色宫”（ཐང་ཐུང་ཐང་པོ་），其顶上以箭矛等装饰，民众即依彼为样本建筑“赞”之住址时，亦作为有箭矛等壮严之“红色碉房”（ཐང་ཐུང་ཐང་པོ་）及建“拉则”（ལ་རེ་མཚན་：山顶之石堆。注：即ལ་རེ་མཚན་山顶通道处，磊石作堆，上插锦旗“赛多区并插箭”在谒寺回路及寺前，崖象前等处，称ལ་རེ་མཚན་。译者）等，总之，“赞”及“赞波”二者之服饰、宫殿、头巾、旗帜等，似皆为红色。

下文叙述藏王史迹时，当附及之。现在“逊噶”（གཅིན་འགག་
守卫官）所执之“铁棒”（འཛག་ལྷག་），及“虎皮袋”（ཁྲག་
གི་ཐོག་བྱ）传说即为“捍松”（ཁྱི་སྤྱང་）时赐与勇士之服饰及用
物，至于一般民众，则皆属游牧，各家门上皆竖旗矛，此亦
是西藏之特有风习。此最初亦是军户之标帜，后来遂成为法
规，直到现在，上起与印度杂居之藏族，下至与汉族杂居之
藏族，任何一户，其门上亦皆有竖立旗帜之风习。当时地方
居民之其他风俗与服饰，在北方边地与南方边地之偏僻谷地
居民至今尚保存着许多古人之影像，亲见彼等，即可了知
也。此复，如将地方鬼神与古代人民比较研究，定会有人认
为是儿童之理论。但详审观察，印度之恒河女神（གཞུང་ལྷ་
མོ）足著“足钏”（རྒྱུ་གཏུང་）， “安多”之“玛贾绷惹”
（མ་ཁྲུལ་སྤྱོམ་པ་ “积石山神”或“黄河神”）头戴“毡帽”（ཕྱིང་
ལྷ་）、中国之“观音菩萨”（ཀོན་མཁན་པུ་ལྷ་）身披“斗篷”（བེང་
སྤྱོན་），彼等服装，是否作本地人之装束，则现前可见也。

明见三世神通智，雅善推理大辨才；

小慧如我无二者，观不现境仅及此。

所言“黎宇”（ཁི་ཡུལ་于闐），归属藏民之“于闐”究在
何方，在一段时内，已被人们遗忘。其间经过数百年偶尔有
人妄自猜度，谓“伯宇”（བཀའ་ཡུལ་ “尼婆罗”，即“尼泊尔”）
与“黎宇”（ཁི་ཡུལ་于闐）是一处，便将“朗如隆丹”（ལྷ་རྒྱལ་
ལྷ་འཁྲུག་塔名）等一切圣迹，亦皆执为是在彼处。以是“罗

亦呼为“域贾伽”（ཡུལ་གྲུ་གར་）也。由于此处与西藏距离极远，故说以前曾经归属于西藏，亦难置信。然“阿罗汉僧增”（དགེ་བཅོམ་དགེ་འདུན་འཕེལ་）之“黎宇授记”（འཇི་ཡུལ་ལྷུང་བསྟན་）中曾说：“彼经多年，为藏王所统治”。“朗如隆丹”中亦云：“由业力故，于未来世，西藏与“松跋”（སུམ་བུ་）之军队亦当来此国”。“松跋”者，是往昔属西藏管辖之一小国，彼等民族，至今于“安多”境相杂而居也。

复有无误足微之迹象，近来于彼处沙磧（བྱེ་མའི་གསེབ་）

“敦煌”中，新发现许多西藏式之废墟（ཐོད་གྱི་ཚོང་གོག་）遗址，于中亦发现许多藏人各种用具，及征收赋税之许多大小木片，亦有将官等互寄之信件等，已分散各国，为诸研究古史学家深信者。下文所引之初二段历史，亦是由彼处新获得之文献。又有一古殿之壁画，被全部剥下，携到印度，现存印度首都“德里”（དྷི་འི་）之博物馆中。另有从此处所获得之余物甚多，亦皆存德里。又在“骨片”（རྩམ་རྩམ་）“木片”（བྱང་བྱ）等上边，刻有征收赋税之账目，皆为最古之文字（ཆེས་གནའ་དུས་ཀྱི་བརྟན་རྟིང་），例如：ཅུང་ནན་ཡམ་གསུམ་དང་རན་སུར་གཅིག་（原注：ཅུང་བྱེ་གསུམ་དང་ཚུ་སུར་གཅིག་ 酒三升；草一担）等，此处将西藏大臣与将军所寄之二封书札（亦属公文）举以为例：